

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

许建平

S.2729B《毛诗音》收藏在英国图书馆,起《诗大序》“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句注音“王者”条,至《唐风·山有枢》“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句注音“埽”字条,共129行。Д x.01366《毛诗音》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起《齐风·载驱》“行人儻儻”句注音“儻”字条,迄《秦风·驷驖》“舍拔则获”《郑笺》“拔,括也”句注音“括”字条,共17上半行。两者本为一卷之裂^①,Д x.01366的前9行即为S.2729末9行之上截,两卷缀合后,共136行。写卷以毛亨传、郑玄笺《诗经》为底本,摘字注音,词目单行大字,音注双行小字。

写卷前后残缺,不见书卷名号及著者姓氏。王重民先生以为是撰成于颜师古后孔颖达前之《诗音》汇编本^②;潘重规先生据S.2729B第15行“息”字音注有“炫以及来息韵”句,认为是隋刘炫所撰《毛诗音》^③;王利器则认为是刘炫所著《毛诗述义》^④,后又在《经典释文考》一文中否定此说,认为是刘炫的《五经正名》^⑤;平山久雄、张宝三均认为写卷非刘炫之作^⑥。今谓写卷既然引用

①孟列夫主编,袁席箴、陈华平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08-609页;潘重规:《伦敦藏斯二七二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音残卷缀合写定题记》,《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第77页。

②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43-44页。

③潘重规:《伦敦藏斯二七二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音残卷缀合写定题记》,第81页。

④王利器:《跋敦煌唐写本刘炫〈毛诗述义〉》,《文献》总第17辑,1983年,第32-34页;《跋〈毛诗述义〉(拟)》,《王利器论学杂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347-348页。

⑤王利器:《经典释文考》,《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⑥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第3页;张宝三:《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隋唐五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年,第295-309页。

刘炫之说,则其写作时间当在刘炫以后,至于作者何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文献不足,阙疑可也。

王重民、潘重规、王利器诸先生的文章纯是对写卷作者的考察,平山的论文^①则重在写卷反切结构的考订,唯有张宝三《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对写卷的经学价值作过一些探讨^②。本文则希望通过对写卷具体分析,从异文与注音两个方面来考察其所蕴含之文献价值。

一、由异文考探写卷之文献价值

“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而字句互异(包括通假字和异体字),都称异文”^③。通过对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异文的研究,我们可藉以辨明字句正误、探究撰作年代、鉴别版本优劣、复原旧籍本真。《毛诗音》写卷是唐代抄本^④,去古未远,故存古较多。今将写卷所出《毛诗》之经、传、笺词目与传世阮刻本《毛诗正义》的相关内容进行对勘,据其异文以考写卷之价值。

(一)存《毛诗》经传之本字,可考知《毛诗》经传之原貌

《毛诗》自东汉郑玄作《笺》以后,逐渐定于一尊。但在流传过程中,传抄者往往以后起习见之新字代替原有之古字,《毛诗》之原貌多所改易。今写本颇有可证后世传本之改动者。

笔者曾有《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一文^⑤,考证了S.2729B《毛诗音》所存为《毛诗》本字者十三例,今再补充三例。

1.《卫风·硕人》:“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上册,第322页)^⑥

《经典释文》“蛴”作“齋”,云:“本亦作蛴,又作齐,同,音齐。”^⑦案《说文》无“蛴”字,《虫部》:“蛴,蛴齋也。”^⑧陈寿祺《左海经辨·说文经字考》云:

①《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研究(上)》,《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4号第3分册,1966年;《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中の1)》,《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8册,1979年。

②《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隋唐五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309-316页。

③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057页。

④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第3页。

⑤《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

⑥本文引用《诗经》经文以及《毛传》、《郑笺》,皆据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编《十三经注疏》本,并括注页码于后。

⑦陆德明:《经典释文》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下凡引《经典释文》(简称《释文》)而非特别注明者皆据此本,均随文括注页码。

⑧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79页。下凡引《说文解字》(简称《说文》)皆据此本,并括注页码于后。

“‘齋’即‘领如蝤蛳’之‘蛳’。”^①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云：“齋、蛳古今字。”^②是作“齋”者为本字，“蛳”为后起别体也。S.2729B第75行出“齋”字，与《释文》所据本同，存《毛诗》之本字也。

2.《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毛传》：“舜，木槿也。”（上册，第341页）

《说文·艸部》：“舜，木槿，朝华暮落者。《诗》曰：‘颜如舜华。’”（第37页）陈奂云：“槿，俗作槿。”^③《说文》无“槿”字，雷浚云：“《说文·艸部》有‘槿’字，为‘槿’之正字。”^④《艸部》“槿”篆下段玉裁注：“今《经典》通用‘槿’字。”^⑤张舜徽云：“经传皆作槿，不从艸，乃省借耳。”^⑥

案《说文·槿部》：“槿，黏土也。从土从黄省。”（第290页）孙海波以“槿”字卜辞从黄从火，“知《说文》训从土者乃从火之讹。槿字本义训谨慎，训少，从黄火会意则未详。许君训‘黏土’固非初义，槿作宾氏训‘象人衣冠整齐，两手交叉恭谨之状’则尤非。卜辞槿字之义，训本谊者少，其假为‘覲’‘𠂔’二义，则皆同声孳生之义”^⑦。李时珍《本草纲目》在“木槿”条下云：“此华朝开暮落，故名日及。曰槿曰舜，犹仅荣一瞬之义也。”^⑧杨树达云：

《尔雅·释草》曰：“椹，木槿。”《释文》云：“槿，本作槿。”按槿字许书不载。一篇下艸部曰：“舜，木槿，朝华暮落者。”《吕氏春秋·仲夏纪》高注曰：“木槿朝荣暮落，雒家谓之朝生，一名舜，《诗》云：颜如舜华，是也。”说与许同。按此朝华暮落之草所以名槿或槿者，谓其华时仅少也。又名椹或舜者，椹之为言短也，舜之为言瞬也，皆言其华时短促也。或名朝生，或又名日及，亦此义也。^⑨

杨氏因谓“槿”声字有寡少义，如谨者，言少也；谨者，食少也；勤者，力少也；廛者，屋小也^⑩。谨、谨、勤、廛均“槿”字孳乳也。郭沫若云：“古金文凡谨、覲、勤、谨均以槿字为之。”^⑪如《宗周钟》“王肇遘皆文武，槿强土”，郭沫若释

①陈寿祺：《左海经辨》，《清经解》，第7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214页。

②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卷二，清光绪至民国间《笈园丛书》本，第13B页。

③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七，中国书店，1984年，第18A页。

④雷浚：《说文外编》，《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3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5页。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⑥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二，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78B页。

⑦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10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⑧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1426页。

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⑩《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第14页。

⑪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21册，线装书局，2005年，第434页。

“堇”为“勤”^①；《颂鼎》“反入堇章”，郭沫若云：“当读为‘返纳瑾璋’。”^②

《尔雅·释草》：“楸，木槿；榉，木槿。”郭璞注：“别二名也。似李树，华朝生夕陨，可食。”^③因其似李树，《本草纲目》入之于木部，李时珍云：“槿，小木也。可种可插，其木如李。”^④谓其为草，则从艸旁作“堇”；谓其为木，则从木旁作“槿”，二字皆“堇”之后起字也。S.2729B 第 104 行作“堇”，存本字也。

3.《唐风·扬之水》“扬之水，白石粼粼”《毛传》：“粼粼，清澈也。”（上册，第 362 页）

《释文》云：“澈，直列反。或作彻，误。”（上册，第 263 页）案王力《同源字典》云：“水通明为‘澈’。《说文》无‘澈’字。‘澈’是后起的分别字，以别于一般通彻的‘彻’。”^⑤毛公作传时尚无“澈”字，Д x.01366 第 11 行此字即作“彻”，存本字也，《释文》以不误为误。

（二）有《释文》所无之异文，可知此为陆德明未曾寓目之《毛诗音》

《经典释文·序录》云：“余既撰音，须定纰谬，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复有他经别本，词反义乖，而又存之者，示博异闻耳。”（上册，第 7 页）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不仅集汉魏六朝音训之大成，而且于当时之诸经异本，亦靡不广搜博采，其所录诸经异文，对于我们考察六朝经学有极大之价值。《毛诗音》写卷中却有《释文》未及之异文，可知此为陆德明未曾寓目之《毛诗音》。张宝三《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一文曾列举两例^⑥，兹再补充三例。

1.《周南·葛覃》：“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上册，第 276 页）《释文》：“灌，古乱反，从木也。”（上册，第 207 页）未言有异文。《尔雅·释木》：“灌木，丛木。”郭璞注引《诗》曰：“集于灌木。”（下册，第 2637 页）《释文》出“槿”字，云：“古乱反，字又作灌。”（下册，第 1684 页）是陆德明撰《尔雅音义》时所据《尔雅》底本所引《葛覃》“灌”作“槿”，别本异文作“灌”。严元照云：“《说文·木部》无‘槿’字。自《石经》以后各本及《毛诗》经、传、正义皆作‘灌’。”^⑦王先谦云：“《诗》释文‘灌木’下毛无‘亦作’本，则作‘槿’者，鲁家异文也。”^⑧案 S.2729B 第 5 行出“槿”字，则《毛诗》亦有作“槿”之本。《释文》未言有异本，陆未见此《毛诗音》也。

①《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 423 页。

②《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 434 页。

③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625 页。下凡引《尔雅》皆据此本，并括注页码于后。

④《本草纲目》，第 1426 页。

⑤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491 页。

⑥《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第 309—311 页。

⑦严元照：《尔雅匡名》，《清经解续编》第 2 册，上海书店，1988 年，第 1201 页。

⑧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9 页。

2.《周南·卷耳》：“我仆痛矣，云何吁矣。”（上册，第278页）《释文》：“吁，香于反，忧也。”（上册，第208页）未言有异本。马瑞辰、张慎仪皆以“吁”为“忤”之借字^①。案《说文·心部》：“忤，忧也。”（第223页）《口部》：“吁，惊也。”（第33页）马、张二氏所言是也。S.2729B第10行出“忤”字（“忤”为“忤”之异体），陆氏不录者，未见此《毛诗音》也。

3.《王风·中谷有蓷》“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毛传》：“蓷，雌也。”（上册，第332页）《释文》云：“雌，音佳。《尔雅》又作‘萑’，音同。”（上册，第244页）陆氏所言《尔雅》作“萑”，当指《尔雅·释草》“萑，蓷”句（下册，第2626页），严元照云：“以雌代萑，盖假借字。”^②《释文》于后《大车》“毳衣如萑”《毛传》“萑，雌也”下注云：“雌，本亦作萑，音佳。”（上册，第246页）于《大车》出异文“萑”，而于此《中谷有蓷》篇不出，是德明所见诸本，“雌”未有作“萑”者，故引《尔雅》以为证。S.2729B第90行出“萑”，知德明未见此《毛诗音》也。

二、由音注考探写卷之文献价值

《毛诗音》写卷乃音义类著作，其重点在于音注。由注音可考其音韵系统，亦可为中古音研究之重要资料。细绎其音注，于文献学研究上亦有其价值存焉。

（一）可证旧籍注音之不误

《尚书·旅獒》“巢伯来朝”《释文》：“巢，仕交反，徐吕交反。”（上册，第179页）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云：“毛居正《六经正误》曰：‘吕交反，吕当作石。’承仕按：‘仕’属床、‘石’属禅，声相近；若‘吕’则属来，声类绝远矣。居正所改，近得其实，然《类篇》、《集韵》‘巢’字并有‘力交’一切，注云‘国名’，则北宋本固作‘吕交反’矣。”^③黄侃《经籍旧音辨证笺识》云：“剿、劳一语之变，‘巢’有来纽者，何足怪耶？毛改作‘石交’，‘石交’乃为舌音之变，古当属定纽。然则又何不可作来纽耶？”^④案S.2729B第18行“巢”音“林肴”，与《旅獒》释文所引徐邈“吕交反”之声韵相同，可知“巢”有读作来纽者^⑤。而且此“巢”乃为《召南·鹊巢》小序“《鹊巢》，夫人之德也”之“巢”作音，则巢穴之“巢”亦可读作来纽，非仅国名之“巢”也。《尔雅·释言》“藿，叠也”《释文》：“藿，仕具反，又吕其反。”^⑥（下册，第1617页）读“藿”为“吕其反”者，

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第47页；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卷一，第1册，第6A页。

②严元照：《尔雅匡名》，第1194页。

③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④《经籍旧音辨证》，第266页。

⑤潘重规先生疑“林”为“材”之误（《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第108页），平山久雄改“林”为“床”（《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研究（中之一）》，第16页），二氏所言盖有误。

⑥“仕具反”之“具”通志堂本《释文》作“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本，第413页），案“藿”字《广韵》侯留切，在平声之韵，“具”应是“其”之形误。

亦床纽字读入来纽也。

(二)可补释徐邈《毛诗音》之佚文

《卫风·芄兰》“虽则佩褱，能不我甲”（上册，第326页），S.2729B第85行出“甲”字条，注云：“瓜狎，徐胡甲反。”《释文》亦出“甲”字条，注云：“如字，狎也。《尔雅》同。徐胡甲反，《韩诗》作狎。”（上册，第241页）颜师古《匡谬正俗》云：“《卫风·芃兰》篇云‘能不我甲’，《毛诗传》曰：‘甲，狎也。’毛公此释盖依《尔雅》本训，而徐仙遂音‘甲’为‘狎’。”^①《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桀桀”（上册，第353页），S.2729B第117行出“桀桀”条，注云：“京竭，徐居竭反。”《释文》亦出“桀桀”条，注云：“居竭反，徐又居谒反。”（上册，第257页）“徐又居谒反”者，徐邈音居竭反，又音居谒反也。《释文》所引徐音即徐邈《毛诗音》^②，据此可知，写卷所引徐音亦即徐邈音也。

据《晋书·儒林传·徐邈传》，孝武帝司马曜右文佐治，招延儒学之士。因徐邈“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之应选，补中书舍人，西省侍帝，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又“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③，俨然江东学术领袖。故其所撰《五经音训》，《颜氏家训》、《经典释文》、《匡谬正俗》、《集韵》等均有徵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毛诗徐氏音》一卷^④，写卷所引徐邈《毛诗音》有可补马氏辑本所阙者。

1.《齐风·鸡鸣》“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惜”（上册，第349页），S.2729B第112行出“会且”二字，注云：“七野，徐子余反。”

2.《齐风·南山》“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上册，第352页），S.2729B第115行出“衡”字，注云：“下庚，徐音为横。”

3.《齐风·载驱》小序“《载驱》，齐人刺襄公也”（上册，第354页），S.2729B第118行出“驱”字，注云：“曲踰，徐起谕反。”^⑤

4.《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上册，第358页），D x .01366第5行出“以行”二字，注云：“下庚，徐行圖。”

5.《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⑥（上册，第358页），S.2729B第125行出“閒閒”二字，注云：“下艰，徐音贤。”

以上五条写卷所引徐音，可补马国翰所辑《毛诗徐氏音》之阙。

①刘向东：《匡谬正俗平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②简宗梧：《经典释文引徐邈音辨证》，《中华学苑》第7期，1971年，第60页。

③房玄龄：《晋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6-2358页。

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18-627页。

⑤“曲踰”，写卷原作“回除”，此据平山久雄之说改，《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研究（上）》，第59页。

⑥陈奂《诗毛氏传疏》云：“‘闲闲’当作‘閒閒’，《释文》作‘閒閒’，《穆天子传》注引作‘閒閒’，《文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注引《毛诗》作‘閒閒’，后人因与上文‘閒’字异义，遂易‘閒閒’为‘闲闲’也。閒閒犹宽閒。”（上册第9卷第7B页）

(三)或可补历代书目之阙载

S.2729B 第 61 行有“𪛗”字条^①,注云:“晋生綺,又生波二反。”案此《毛诗音》写卷,引他家《诗音》者凡四:毛亨、郑玄、徐邈及此处之“晋”。如 S.2729B 第 54 行“害”条注“毛何盖反,郑何割反”^②,第 85 行“甲”字条注“瓜狎,徐胡甲反”,所引即毛亨、郑玄、徐邈之音,则此“晋”亦当为作《诗》音者之姓氏。然遍检《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不见有晋姓之人所作之诗音或诗注;后人为隋唐史志所作之补编,如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亦不见著录晋姓者之《诗音》;即使收集《诗经》学著作最多之朱彝尊《经义考·诗经》、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亦未提到有晋姓之人。颇疑写卷所引晋氏之切语为未见于历代书目所载晋氏《毛诗》音注之内容,然仅此一条,不敢辄定,故特表出,以待识者之教。

结论

1. 英、俄所藏《毛诗音》写卷乃《毛诗传笺》的注音本,其所据毛亨传、郑玄笺的《毛诗传笺》本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及传世阮刻本《毛诗正义》相较,异文至夥。写卷所据《毛诗传笺》本颇有可证后世传本肆意篡改者,可藉以知汉时《毛诗传笺》之原貌。

2. 通过与《经典释文》相关内容的文本对勘,可以看出,陆德明撰写《毛诗音义》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个《毛诗音》。

3. 写卷多有徵引东晋徐邈《毛诗音》者,可以补充马国翰所辑《毛诗徐氏音》之阙漏,为徐邈《毛诗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4. 写卷以“林肴”切“巢”一条,可证床纽字读入来纽的现象确实存在,证明《经典释文》所引徐邈读《尚书·旅獒》“巢伯来朝”之“巢”为“吕交反”并非误字。这为研究古音床、来两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①“𪛗”字原误作“纵”,说详张涌泉主编、许建平撰:《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 9 册,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532 页。

②其实毛、郑时无反切,此毛、郑之音并非音书,乃写卷作者据毛郑义而拟之音,“害”字《毛传》无释,孔颖达疏毛义云:“而欲疾至卫,不得为违礼远义之害,何故不使我归宁乎?”是毛释“害”为危害。《郑笺》云:“害,何也。”乃读“害”为曷。故谓“毛何盖反,郑何割反”也,《释文》注此“害”字云:“毛如字,郑音曷,何也。”